

我1959年进育才中学读初中。山海关路的校舍里,礼堂在一层半,再上就是二楼的过道厅。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在这里玩“踢屁股”。规则简单,只要屁股没贴墙,别人就能踢。我正要离墙主动进攻,突然屁股上挨了一脚,我转身要扫荡腿反击,一看居然是段力佩校长。

他严肃地问:“痛吗?”我尴尬,不好回答。校长示意玩点别的吧,伸手拉开了边上一扇房门。我们看到屋里有桌椅、晾衣架,房间很窄,尤其在进门处,比房门宽不了多少。

我们几个当然听话,改玩斗鸡什么的了,心里却在想,难道这是校长的家?

没错,这间由洗漱间改造、只有西晒太阳的12平方米斗室,真是他一家人的住处。要知道,那时他育才校长已有十年之久;而1956年接受新成区副区长职位时,他还“兼任育才校长,住房条件不变”列入前提条件。天天待在学校,天天与教师接触,对学校的事了如指掌,他才能安心。

段校长“紧扣教材、边讲边练、新旧联系、因材施教”的教改经验、“读读、议议、练练、讲讲”的八字教法、“自学自创、自治自理、自觉体

教师节来临之际,不禁的,我会念思自己的老师,并感谢我的垂青者和抬举者。我观念中的老师是宽泛的,凡扶持过我的长者,咸为老师。实际上即使不设教师节,我也一样感谢昔日鼓励过我的老师,此乃人情物理的自然流露。

我是半路出家当了老师的,时间忽忽,须臾竟是二十春秋。今年的教师节,我的安排将照旧,不过在具体筹划之际,有两个学生的身影一再闪现目前,她们是熊欣和李玲。

熊欣生于陕西柞水,李玲长于云南建水,彼此认识并交游,是因为深造于大学,读硕士研究生,我带过她们。这两个学生性格相近,悉倾向于敦朴,醇厚,恬淡,善良,令人放心。凡是教师节,她们都要送鲜花给我。有时候,以我之忙,她们就放鲜花于门房,等我回家拿。她们无不联署,在

一张卡片上留言祝我和我的妻子教师节快乐。在校如此,离校还如此。离校以后,熊欣居西安,李玲住昆明,不过仍会联署送我鲜花。李玲远隔山水,遂由熊欣代她送。岁岁坚持,足有十年之久。

她们皆有硕士研究生的文凭,都选择了在体制外工作。这显然有自己的考虑,更有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。

熊欣一向喜欢花,志在手工。不过刚刚毕业,便投入制花之中,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压力。她也当过老师,然而总觉得自主和自在的生活在别处,遂徙倚彷徨,用意难一。那天,她路遇一家工作室,其做纸艺花、布艺花及艺术教学。这里的工作不但马上吸引了她,而且使她立即明白了自己的钟爱所在,便毅然辞

校长的陋室

凌启渝

”的培养目标,都堪称教育改革的经典之笔,陆续被推广、流传。而我则有幸,早早亲身体验了其中的一二。

比如,学校当时请卫生室的校医张老师来上生理卫生课,形式也是讨论交谈为主。张老师曾让同学们说说,生自己时妈妈年纪多大。结果,最年轻的妈妈是17岁,这在当时也算是早的。张老师接茬,讲了关于生理年龄的知识,还有和时代变迁的关联。

记得一次他讲泌尿系统说到了膀胱,有位同学笑出来,张老师严肃地说这有啥可笑的,你没有膀胱吗?结果是全班都笑,可谓哄堂了。而那位先笑的同学,碰巧多年后成了上海滩名医,返校时带个听筒,借张课桌就开教授级义诊。

有一次生理课上到一半,张老师招呼我们男同学都到操场上去玩,女同学就留下来,听他太太、也是校医的胡老师继续上课。

当时,育才从语文课中独立出来一门汉语课,专门细说语法,如词的构成和变化、词组和句子的组织等,当然包括讲清“的、得、地”。汉

倦而充实,而快乐,且收获颇丰。她认为,全心全意地对待学生,一定会被看见,一定会被肯定。她上高喊李老师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了,她和她此学生及其母亲也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老师受到学生的敬重和信赖,并非只缘于老师对学生的授业。产业元素浸入教育,似乎也挪动了老师与学生固有的结构,并使学生与老师疏阔起来。一个老师若无道德文章,不能切实地帮助

职。学习了一度,她就加盟进来。专务制花,近十年了。剪切、着染、揉捻、挤压、熨烫、粘贴、塑形,凡此,一朵花才能美丽。针线上下穿梭,左右交错,刺而穿之,凡此,一朵花才能灿烂。光阴是匆忙的,慌乱的,然而熊欣行进得很从容,很温柔,并以温柔抵抗了必须抵抗的。

熊欣毕竟珍惜自己的学历,且在文化修养上将继升,所以一些高校请她上课,若有相宜的科目,她也并不拒绝。

李玲曾经有读博士研究生的机会,不过她挑拣导师,自己放弃了。要生存,要劳动,然而也希望空间足够优游。踟蹰两年,她决定创办培训学校。她对建水的熟悉大于昆明,不过昆明的资源多于建水,遂发愿在昆明发展。大约从2011年起,她挂牌招生。阴晴圆缺,逾十年,已经渐入佳境。李玲的教

育并不以增加利润为目的,如此,纵然政策有改变,也不影响其教学。初,仅有十余学生,颇为恹惶,且不知是否能支撑下来,不知其前景如何。有一次,李玲在街角的餐馆吃了一碗米线,便起身返学校。她若有所思,慢慢行自己的道。“李老师!李老师!”暮闻有孩子呼李老师,但她却没有应答。她对老师的身份还不自信,遂不敢自认。一旦孩子及其母亲笑着跑到她跟前,她才意识到自己就是李老师。她暗中慨叹,誓做杰出的老师。

在李玲的学校里,有小學生,也有中学生,旨在培养学生对汉语阅读的兴趣和写作的兴趣,并以阅读促进写作。她每天都泡在教室里,每天足有十二小时在教室辅导学生。工作很累,不过体

语课上认真讲解繁体字简化、异体字认同的规则,系统地教汉语注音(后换成拼音)。所以,港澳台歌流行时,我看繁体字没问题;而进入码字时代,有同龄人抱怨没学过拼音,我倒是跟现在的小学生水平相当。汉语课后来像是回归语文课了,这也反衬了育才的探索精神。

初二有英文课,一开始就有手写体练习,临摹的是育才教导主任顾老师的斜体英文手写体,是正式出版的。字母大小写,斜度、基线,上多高、下多低,有规有矩。写字认真了,当然不会漏写标点什么的。句首来个花体大写,让我兴趣满满;课外自觉加码,跟写毛笔汉字一样积极(每天要交一张给语文老师的)。多年后,自制个贺年片什么的,手写英文信手拈来。

林老师的美术课创意十足。他带我们做“浮花花样”,搪瓷方盆盛了水,洒上溶解的各色油画颜料,静等漂浮润开。白纸斜着,一边先滑进水面,继而整张,片刻后拿起,就是梦幻般的纹样。你的配色、滴洒点位、时间间隔,甚至轻微“淘一淘”,都会让梦境不一样,也绝不重复。

就这样,初中的学业开开心心地完成,饶有积淀。我知道,许多思路,都来自甘愿陋室、倾情教改的段校长。

野观察庄稼的成长,且至大理,至西双版纳,至成都,至广州,观察天下之大,物之富饶。那位在路

上高喊李老师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了,她和她此学生及其母亲也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老师受到学生的敬重和信赖,并非只缘于老师对学生的授业。产业元素浸入教育,似乎也挪动了老师与学生固有的结构,并使学生与老师疏阔起来。一个老师若无道德文章,不能切实地帮助

锐意要引领学生向上,遂踏踏实实读书、思考、备课并上课。她以讲台为神圣,清醒地指示真,传播善,展现美。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,她还带学生至公园观察春天的演变,至田

我的两个学生

朱鸿



常常的,我会想起那片草原,那片即便望穿双眼依然望不到边的遥远土地。那片土地上,树高云低,绿浪翻滚;那片土地上,牛羊成群,歌声悠远;那片土地上,河走龙蛇,湖比镜明。那片土地,叫巴尔虎草原。童年时代,听着“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”的歌,常对这个陌生的地方感到神往,思绪常被歌里的描述所牵引。到了巴尔虎草原,才知道,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,其核心和精华,便是这神奇美丽的巴尔虎草原。

巴尔虎草原与蒙古国、俄罗斯接壤,因18世纪上叶游牧至此防备沙俄的巴尔虎蒙古部而得名。我沿着额尔古纳河岸行走,我绕着呼伦湖行走,我穿越连接草原南

北的“绿色通道”,孩子似的在如毡的草地上跳跃、打滚,与油亮黝黑面容的放牧人大声地打招呼,与骠俊的马儿们远远地“赛跑”。我赞叹晨光里的“天下第一曲水”莫日格勒河,我陶醉于飞扬在苍翠草浪上的马头琴声。

我的目光在一面草坡上久久留驻:夕阳为绿色的草坡镀上一层暖黄,数行车辙划出优美的曲线延伸向上;毛色丰富的马群以随意的队形,自在徜徉在坡地中央,气氛宁静而热烈。耳畔响起车载音响播放的歌声:

昨天的故事驮在马背上,绵长的歌声天地间荡漾。我们的家园美丽芬芳,巴尔虎草原充满阳光!

阳光草原

徐渭明 文并摄

摄影

夜光杯

“诸葛一生唯谨慎,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明代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李贽的这副题联影响深远,让人感到北宋名相吕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,机智稳当,而在小是小非面前易犯迷糊,比较混沌。研读《宋史》吕端的相关史料后,我感到不是那么回事。吕端不仅大事不糊涂,小事也不糊涂。不但不糊涂,而且处理得十分令人敬佩,引人深思。

史料中说吕端小事糊涂的事情,归纳起来大概是四个方面:

一是放权让相。吕端开宝年间任参知政事。“岁余,左谏议大夫寇准亦拜参知政事。端请居准下。”宋太宗把寇准也任为参知政事。按朝廷惯例,吕端在前,寇准在后,毫无疑问。但吕端清楚寇准的性格,主动向宋太宗请求让自己位居寇准之下。太宗没有同意。后来,吕端拜相,向太宗提议,让寇准与自己隔日轮流执掌相府,两人平起平坐,“太宗从



学生,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便极易涣散,或只沦为形式的存在。当然,学生尝到了功利的味道,就会忘情地拥抱功利,从而淡漠老师的道德文章。高山仰止且随之,鲜矣!祝我的学生平安且小康!

之”。在为争相位明争暗斗你死我活的封建朝廷,吕端居相位却主动让权,皇帝不同意,又主动请求与别人轮流执掌相权,一些人当然认为,吕端是个傻子,是个糊涂蛋。

然而,我认为吕端不

吕端处事都不糊涂

洪水

是糊涂,而是心地宽广。他知道寇准很有才干,但性格刚直,不甘人下,跟谁都相处不安。为了朝廷的和谐安定,为了培养锻炼年轻人,为了给寇准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,他才主动放权让相。对权力如此淡然处之,非常难能可贵。

二是不问风言。史载“李惟清自知枢密改御史中丞,意端抑己。”从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位子上换下来,去当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,大臣李惟

清清想是吕端在打压自己。等到吕端被皇帝特免不再参加朝拜时,李惟清就经常弹劾告病超

后,专门从皇宫的开支中支出五百万钱,把房子赎了回来。一个当朝宰相,家里贫困如此,而又整天乐哈哈的,在常人眼里又是多么糊涂。

然而,我认为吕端不是糊涂,而是心地无私。手握重权,不念一私,始终清廉俭约,常人难以做到。“太宗欲相端。或曰:‘端为人糊涂。’太宗曰:‘端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。’”读罢吕端的相关史料,分析宋太宗的这段话,可以看出,宋太宗是用“端小事糊涂”去堵那些反对吕端为相的人的嘴,并不是真的认为吕端小事糊涂。宋太宗之所以“决意相之”,正是看到了吕端“糊涂”处置的那些事。通过这些事,太宗看清了吕端“简直夷旷,宣慈惠和,周知大体,用晦而明,中立不倚”的品质。而吕端之所以能在留李继迁之母不诛,以息西夏之反;锁王继恩于阁,断明德皇后阴谋,去帘审视,以立真宗等这些事关社稷安危的大事时,持重稳当,拿捏精准,就是因为他不于小事所累,把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国家的重大问题上,才能够明察秋毫,目光深邃,机智过人。

然而,我认为吕端不是糊涂,而是心地坦荡。都是朝廷重臣,只要一计较,必生间隙,甚至产生内斗。越是在显赫的岗位,越要坦然平淡地待人处事。

三是不察恶语。一个小官吏听了很多吕端“糊涂”的传闻,以为他就是个糊涂人。朝廷任命吕端当副宰相的时候,这个小官很不以为然,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屑一顾地说:这个糊涂蛋竟然也当副宰相?吕端的下属听了这十分刺耳的话,想问那个人的姓名,看他是哪个衙门的,吕端立即予以制止,说:不

一些尖状石器

这些尖尖的石块,怎么也摆上了博物馆的展柜?原来,这也是考古的成果呀。这些在珠海海湾沙丘埋没了4000多年的尖状石器,竟是用来撬开蚝壳的工具。啊,往事4000年,许多事物一直没有变。那些生蚝,还有鱼虾蟹贝,在咸淡水交汇的珠江口广泛分布的情景没有变。营养丰富、味道鲜美的蚝的特质没有变。史前先民和我一样对它的喜爱没有变。

当然长在海边与礁石上的壳,也同样是那么硬,而且会割手。这些鲜美的珍品,就包藏在难攻的城堡里,看你怎样下手?现在,我们早就会用更加简单实用的工具,把壳撬开。不过,4000年前的先民也会呀。他们懂得磨制这些尖状石器。在新石器时代,就知道了制造工具来解决问题。尖硬的石块与柔软的生蚝,在我的面前叠加显现。披着树皮衣的史前先民,同我身边穿着流行色的人们,交替闪过。我总算明白了——这里的人们,你勤劳与智慧的品性,早在4000多年前,已存下了不变的密码……

要你,你去问他就得说,他一说我就知道他姓什名谁,而我一知道,对这种公然侮辱我的人就不会忘记。我当然不会去刻意报复,但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涉及到他,撞到我手里,想做到公正对待就会很难,这就折磨我。所以,不闻不问的好,大家都相安无事。这在一些人眼中,自然又被看成糊涂。

然而,我认为吕端不是糊涂,而是心地善良。人生在世,谁不被人说,谁不说别人,恶语伤不了心地善良的人。计较别人的言语,自己活得累,也很可能伤人又伤己。

四是不置产业。封建朝堂上,权力和财富相伴相随。可吕端对金钱多少非常漠然。家里有时没米下锅,妻儿急得团团转,他像没事似的,继续看他的书。应得的那份俸禄,他常常拿出来周济照顾贫

穷的人。家中无积蓄,以至于两个儿子结婚都没钱,只好把房子抵押给别人。宋真宗知道

后,专门从皇宫的开支中支出五百万钱,把房子赎了回来。一个当朝宰相,家里贫困如此,而又整天乐哈哈的,在常人眼里又是多么糊涂。

然而,我认为吕端不是糊涂,而是心地无私。手握重权,不念一私,始终清廉俭约,常人难以做到。“太宗欲相端。或曰:‘端为人糊涂。’太宗曰:‘端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。’”读罢吕端的相关史料,分析宋太宗的这段话,可以看出,宋太宗是用“端小事糊涂”去堵那些反对吕端为相的人的嘴,并不是真的认为吕端小事糊涂。宋太宗之所以“决意相之”,正是看到了吕端“糊涂”处置的那些事。通过这些事,太宗看清了吕端“简直夷旷,宣慈惠和,周知大体,用晦而明,中立不倚”的品质。而吕端之所以能在留李继迁之母不诛,以息西夏之反;锁王继恩于阁,断明德皇后阴谋,去帘审视,以立真宗等这些事关社稷安危的大事时,持重稳当,拿捏精准,就是因为他不于小事所累,把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国家的重大问题上,才能够明察秋毫,目光深邃,机智过人。

然而,我认为吕端不是糊涂,而是心地坦荡。都是朝廷重臣,只要一计较,必生间隙,甚至产生内斗。越是在显赫的岗位,越要坦然平淡地待人处事。

三是不察恶语。一个小官吏听了很多吕端“糊涂”的传闻,以为他就是个糊涂人。朝廷任命吕端当副宰相的时候,这个小官很不以为然,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屑一顾地说:这个糊涂蛋竟然也当副宰相?吕端的下属听了这十分刺耳的话,想问那个人的姓名,看他是哪个衙门的,吕端立即予以制止,说:不

一些尖状石器

这些尖尖的石块,怎么也摆上了博物馆的展柜?原来,这也是考古的成果呀。这些在珠海海湾沙丘埋没了4000多年的尖状石器,竟是用来撬开蚝壳的工具。啊,往事4000年,许多事物一直没有变。那些生蚝,还有鱼虾蟹贝,在咸淡水交汇的珠江口广泛分布的情景没有变。营养丰富、味道鲜美的蚝的特质没有变。史前先民和我一样对它的喜爱没有变。

当然长在海边与礁石上的壳,也同样是那么硬,而且会割手。这些鲜美的珍品,就包藏在难攻的城堡里,看你怎样下手?现在,我们早就会用更加简单实用的工具,把壳撬开。不过,4000年前的先民也会呀。他们懂得磨制这些尖状石器。在新石器时代,就知道了制造工具来解决问题。尖硬的石块与柔软的生蚝,在我的面前叠加显现。披着树皮衣的史前先民,同我身边穿着流行色的人们,交替闪过。我总算明白了——这里的人们,你勤劳与智慧的品性,早在4000多年前,已存下了不变的密码……



边看边聊